

米可
著

Back to love Back to love Back to love

回归 爱

穿越生死旅途，回归爱与梦想

让所有人心动的都市情感故事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回归爱

米可◎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归爱 / 米可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71-2841-0

I . ①回… II . ①米…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8400 号

责任编辑: 宫媛媛

出版统筹: 朱艳华

封面设计: 徐 晴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8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5171-2841-0

第一章 离开

目录

第一章 离开 / 1

第二章 遇见 / 40

第三章 寻觅 / 109

第四章 死亡 / 147

第五章 回归 / 200

第一章 离开

1

幸福的人都是相同的，但不幸的人有各自的不幸。

迟隽逸不记得这是谁的名言，事实上，他已经忘记那本发黄卷边笔记簿上手抄的许多名人名言。那些语录已经连同他的许多未实现的梦想一同弃置在阁楼某个收纳盒中。

但在愈发压迫的晕眩中，迟隽逸又觉得这句话说得太不对。不幸的人也大多类同，会心痛，也会头痛，比如婚姻，那聒噪的婚姻已让他头痛欲裂。就在此刻，面对杨雁翎两片薄唇中喷射出来的语词，迟隽逸又一次陷入两个惯常的选择中：沉默或在沉默中爆发。

和大多数步入中年的夫妻相似，迟隽逸和杨雁翎的婚姻危机也在儿子迟早考上大学后浮出水面。迟隽逸是一位在业内有些名气的油画家，杨雁翎则是一家专做出口鞋的鞋厂老板。一个感性思维、一个理性思维；一个勾勒理想，一个计算世界。

迟隽逸的性格如所有满怀憧憬的艺术家一样，往往飘在云端，却也习惯了逃避的性格。杨雁翎却凡事认真，从零开始，打拼多年，打磨了自己，也打磨了事业，没有变得圆钝，反倒是愈发锐利，愈发咄咄逼人。

一个在跑，一个在追。很多事情就这样埋藏着，如同休眠的火山，闷烧着。但慢慢地，迟隽逸觉得自己被那些生活中的琐碎与争吵逼进了某个死角，他越发厌恶杨雁翎将那种盛气凌人带回家里。特别是儿子到外省上大学后，杨雁翎几乎将事业中的所有隐忍都发泄在他身上，将生活中的一切平淡美好撕成一地鸡毛。这些鸡毛在迟隽逸的脑海里盘旋弥散，让他看

不清生活最初的面目。

今晚，如同这些年许多相似的夜晚。杨雁翎又因为某项家务活对保姆刘姨满腹牢骚。乌云密布，可见雨星。事情是从迟隽逸帮刘姨说了句话开始变坏的。雷暴瞬间而至，对着他，这个和他共同生活了 20 多年的男人（算上两人一起度过的大学岁月还会更久些）劈扣过来。

愤怒、无奈、悲伤，这些情绪混杂在一起，让迟隽逸越来越失去力气，是继续沉默，还是再一次在沉默中爆发？是做，还是不做？这是个问题，真是个问题……

迟隽逸的世界天旋地转，他想握住什么，但他却失去了对空间的判断。他踉跄着，声音也扭曲了。那仿佛是杨雁翎的呼喊，又或是她的责难。他伸出手掌，伸向杨雁翎，艰难吐出一句话：“我曾……那么……爱……你。”

下一秒，迟隽逸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失去了意识。

2

迟隽逸的眼睛虽闭着，但他能感受到黑暗和光明，感受到救护车顶灯的红与蓝，感受路灯一盏盏飞逝，在他的眼睑内投射下温暖的光；他能感受到自己被抬到担架上，穿越医院长长的走廊，一盏盏白炽灯飞速退去，就像时光退去；他还感受到自己的躯壳被放进一个圆筒，幽幽的蓝光在他的脑袋上方闪着，过滤脑部所有的电讯号。

迟隽逸终于睁开了眼，他躺在观察病房内，望向窗外的杨雁翎。这个女人依然那么精致、从容、无可辩驳，而她手中的爱马仕包，脚上说不上来牌子的精致皮靴，竟让迟隽逸有些自惭形秽。杨雁翎此刻正挥舞着胳膊，和对面的老友，也是这个医院的院长姜军说着什么。姜军频频点头，像一个挨了批评的学生。

迟隽逸将目光收回。保姆刘姨说：“你醒了。”迟隽逸伸出手，握了握刘姨有些粗糙的手，微笑，表示感激。

刘阿姨也笑，说：“检查说没什么事。”

迟隽逸闭上了眼。折腾了半夜，他想睡一觉。

3

再次醒来。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暖意十足。迟隽逸支起身子，环顾四周。这间单人病房内除了自己已无他人。杨雁翎应该赶回公司去了吧。他这么想：“企业就要上市，她每天上午都得在证券公司泡着。”

病房门开了，姜军，这位三甲医院的大院长进来了。姜院长的身后跟着一个年轻姑娘，二十五六岁，圆圆的脸，齐耳的发，上下身比例非常标准。油画创作的本能闪了一念，但也就是一念，便将目光收回到姜军神色凝重的脸上。迟隽逸心里一咯噔，抢在姜军说话前开口：“姜军啊姜军，你是不是来将我的军，来宣布我死刑的？”

“如果有这个权力，我就不让你打娘胎里出来。”姜军说得有气无力。

“那是当然，你不是一直这么想的么？我们一起上大学那会儿，你看我和杨雁翎走一起，巴不得扔一块西瓜皮让我摔死呢。”迟隽逸还在用玩笑拖延真相到来的那一刻，身后那个女孩眨巴眨巴眼睛，偷看了一下自己的领导。

姜军咧嘴，摆出一个难看的笑，顿一顿说：“大毛病没有，但还需观察，这是你的主治医生，姜雯。”

迟隽逸看了一眼姜雯，又研究了一下她的表情，一无所获。他说：“姜院长，你没在糊弄我？你们医生不是惯常用那些心理疗法，告诉那些患了肺癌的人只是肺炎，用一瓶瓶急救糖浆送他们上路？”

姜军眉头皱了起来，他回过头，暗示姜雯先离开病房。待门从外面关上，迟隽逸知道他终于要迎来真相了。

姜军叹口气道：“你一时半会儿可死不了，不过你可把杨雁翎给急坏了。”

“别扯其他人，赶紧告诉我什么叫一时半会儿？”迟隽逸克制自己的声音不要发抖。

“这是两码事，你会寿终正寝，但很有可能发生的是，你会忘记自己是谁。”姜军平静地说。

迟隽逸沉默了，他在思考姜军的话，而他的脑袋又痛了起来。

“昨晚给你做了脑部CT，没有发现肿瘤或血栓。我们又给你做了核磁共振，看到了一些其他病灶，看到了一些区别于脑部灰质和白质的部分，不多，只在一些边缘区域发生了萎缩。”姜军停了停，接着说，“虽然这种片子我也见了很多，但还是连夜传给了国内的专家，一个小时前得到了确诊。”姜军停了下来。

一些逝去的记忆突然冒了出来，迟隽逸突然想起去世十多年的父亲，想起他生命残喘的那几年的失魂落魄。迟隽逸抬头凝视姜军，喃喃道：“老年痴呆。”

姜军点头道：“阿尔茨海默症。”

迟隽逸失神地望向窗外，天空异常晴朗，一缕白云闲适地悬在天际。迟隽逸说：“我爸到了60岁以后才得了这个病，我才45岁。”

“一般来说，70岁前发病都被称为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症，你的父亲60岁发病，但不代表致病基因之前就不存在，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那我还有多少时间，在我忘记我自己是谁之前？”

“不好说，每个人的发病速度是不一样的。”

“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迟隽逸吼道，拳头捶着床单。

“长则十来年，短则三五年。”姜军的手放在迟隽逸的肩上道，“兄弟，真相是令人痛苦的。”

迟隽逸抑制着胸中翻滚的情绪，无论愤怒，抑或忧伤。良久，他无力地问道：“杨雁翎知不知道？”

姜军摇头道：“她不知道，她得知你没有患中风或是肿瘤后，一大早就走了，说是中午再回来。”

迟隽逸想了想说：“先别把这个结果告诉她。”

姜军“嗯”了一声。

迟隽逸说：“让我待会儿吧。”

姜军又“嗯”了声，转身离开病房。关门前，他补充了一句：“有什么事你和姜雯说，她是我的侄女，我大哥的孩子，医学博士。”

姜军又在门口逗留了几秒，看到迟隽逸对他的话没有反应，便把门带上离开了。

迟隽逸瞅着挂在门后那几张脑部CT片子，中间灰白的一抹多像是此刻飘浮在天边的那缕淡淡的云啊，它将会飘散到哪里去呢？

4

时间过得很快，在无所事事的失神中，日头攀到中央。门开了，刘姨成了今天第二拨访客，迟隽逸有些失望。

刘姨带了一个保温桶，她似乎有些惭愧，说：“杨总在单位抽不开身，她让我给你准备了些吃的送过来。我熬了一夜，早上起来迟了，只能匆忙给你做了点鲫鱼汤，你趁热喝了啊。”

迟隽逸没太听进去刘姨的话，他在心中默读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鲫鱼汤的香气让他湿了眼眶，他说：“刘姨，我能握一下你的手么？”

刘姨愣在那儿。

迟隽逸伸出手，握住了刘姨的手，温暖而粗糙。

刘姨愣了片刻，感受到了迟隽逸情绪的异常。她在床边的小凳子上坐下，将另一只手覆在了迟隽逸的手面上。

迟隽逸问：“刘姨，我还不知道您的年龄？”

“啊，我今年57了。”

“才57岁，比我才大一旬，我应该喊您一声大姐。”

“农村人累命，显老。”刘姨笑笑。

“刘姐，我想谢谢你。”迟隽逸的鼻子又一阵酸。

“什么谢不谢的，你是老板，我是打工的，你给钱，我干活呗。”

“刘姐，我羡慕你。”

“多大的人了，还哭鼻子。”刘姨笑出了声。

迟隽逸也觉得不好意思，松开自己的手，擦了擦眼睛。

“你别瞎想，杨总说你没啥毛病，休息几天就好了。你赶紧把鱼汤喝了吧，晚上我再给你送吃的过来。”

刘姨离开了，把空空的病房留给了迟隽逸。鱼汤还在喷着香气，钻入鼻尖，让他想起了父亲。

父亲也是一位农民，母亲去世得早，只靠父亲用锄头在土地上耕耘，供他上学。迟隽逸的话不多，他没有说过感谢，他也没有拥抱过父亲，他只是暗暗发誓以后要让父亲能够享他的福。结婚后，有了迟早，他不顾杨雁翎反对，把父亲从农村接到城里，说是赡养老人，却使父亲也承担起了带孙子的任务。

现在想来，在父亲去世前的那两三年，他是活在多么大的孤独中啊，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儿子是谁，只记得一遍遍唠叨隽儿，他的小名。他会珍惜任何一粒没吃完的米粒，收进碗里，说家里的粮食不够，不能让隽儿饿着；他也会半夜偷偷溜进迟隽逸和杨雁翎的房间，为他把被子盖好，杨雁翎先是尖叫，然后便是埋怨、叫嚣。

迟隽逸曾想过如何才能让父亲过得更好，但这些念头大多停留在脑海中。事实上，为了他的油画创作，许多感情与念头都是一闪而过。而父亲生活能力却在急剧退化，经过了许多年的护理，他确实感受到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无奈，以至于父亲的追悼会结束，他都没有落一滴泪，他甚至觉得这对他和他的父亲都是一种解脱。

也许这便是天注定吧。一种基因的延续，一种命运的轮回。

迟隽逸看着那还在飘着热气的鱼汤，眼泪又落了下来。

这是迟到的眼泪么？

5

杨雁翎是在下午3点55分来到病房的。从股市出来已是下午3点，考虑公司到病房的路程，她已经够赶的了。迟隽逸在心里默默算计。

杨雁翎把手包、大衣飞快放好，又回拨了一个漏接的电话，把电话那头的人训斥一顿后，来到床头柜前，看了眼没有动的鱼汤，斜了一眼迟隽逸道：“干吗不吃午饭？”

迟隽逸没有吭声。

“我刚和姜军谈了，不是血栓，也不是中风，没什么大事，你多休息几天就好。”

迟隽逸还是没吭声。

“哎，差不多就行了，昨晚我发火，是我的不对，你也别端架子了。”杨雁翎从保温桶里面盛了碗鱼汤，放进微波炉加热。

迟隽逸张了张嘴，却还是没有说出话。

“你说我昨晚骂刘姨对不对？衣服用洗衣机洗不说，洗完后还不加柔顺剂，这不都毁了那些好料子了？你什么都不管，却还帮她说话，你说你到底和谁是一伙的？我本来从公司回来就好累，你还……”

“不是刘姨，是刘姐。”迟隽逸突然嘟囔一句。

“你说什么？”杨雁翎从微波炉前转身，从面容和身材来看，杨雁翎和保姆差了至少有三十岁。

迟隽逸又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能不能让迟早回来一下。”

“你说什么？”这是一句质问，“怎么可能，你儿子正在准备托福考试，现在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怎么能打断他？”

“可是我病了。”迟隽逸又嘟囔一句。

“又不是多大的病，有我侍候你不就行了？”

“但是我病了。”迟隽逸还在嘟囔着，心中的憋屈却越来越大。他的嘟囔被杨雁翎另一通手机铃声淹没。在杨雁翎接电话的时候，迟隽逸明白过来，他既不能委婉地告诉妻子他得了重病，毕竟两人的默契已经越来越淡，更不能如宣示主权一样，告诉她后面十年要过一种很漫长很煎熬的生活。这事儿似乎事关尊严，但也有可能只是一场任性。

杨雁翎的电话挂了，她把在微波炉里煨好的鱼汤端出来，放在床头柜上，看了看迟隽逸的脸，叹口气，说道：“我先走了，你在医院好好休息几天。单位那边一笔资金出了点问题，有什么事情你给保姆打电话。”

她也握了握迟隽逸的手，细腻却冰凉。

杨雁翎转动了门把手，迟隽逸终于吐出一句：“我得了很重的病。”

语意再明确不过，杨雁翎转过了身子，她的脸有了变化，说：“什么病？”

“很重的病。”迟隽逸还在重复着。

杨雁翎快步走回到迟隽逸床前，音调提高许多，像是在逼问：“迟隽逸，你告诉我，到底什么病？”

“脑癌！”

迟隽逸不知道这两个字是怎么溜出嘴巴的，说完便将脑袋转开去看窗外了，以此平息他的愤怒，以此掩饰他的心虚。

杨雁翎愣了两秒，突然转到床的另一侧，横在迟隽逸和窗户前，问：“昨晚检查不是说没大的问题吗？”

“大了，问题大了。”

“姜军不是说没什么问题吗？”杨雁翎的音调软了下来。

“那是我让他对你这么说的。”迟隽逸开始往下编。

“诊断证明呢，到底是什么样的肿瘤？”杨雁翎继续问。

她还真就没完了，迟隽逸这么想道。他说：“你看那些CT片，上面的阴影，就是肿瘤。良性恶性的，我哪知道，要做切片。”迟隽逸甚至

觉得说得爽了，特别是看到杨雁翎的面色越来越如死灰。

话音刚落，门又开了。两个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门前的姜军身上，姜军被看得有些懵。迟隽逸赶紧把话头接过来，说道：“你可以问问老姜，我是不是得了肿瘤？”迟隽逸边说边给姜军使眼色。

姜军哑巴在那里，脑袋却点了点。杨雁翎随即呆坐在沙发上。三个人各怀心事，病房内陷入了沉默。但这种沉默只持续了半分钟，杨雁翎突然跳起来，她可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人，她声色俱厉地问姜军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姜军摇摇头。

“你摇头干什么？连个肿瘤都查不清性质？”

“还……还需要再观察。”姜军甚至不敢看杨雁翎喷火的双眼。

“不行就转院，全国哪个医院脑外科最好？我们现在就办转院手续。”杨雁翎继续连珠炮，姜军没有了招架之力。

“够了！”迟隽逸吼道。

杨雁翎的话戛然而止。

“够了……”迟隽逸声音迅速回落道，“杨雁翎，你出去，让我冷静一会儿。”

杨雁翎愣在那儿，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看在我是一个病人的份上，让我安静一小会儿，求你了。”迟隽逸的睫毛里能挤出泪水来。

杨雁翎张张嘴，却又用手把嘴捂上，然后快步出了房间。迟隽逸听着她的高跟鞋沿着走廊小跑，应该是到尽头的窗户边透气去了。姜军还在病房里。两个人面面相觑。

姜军先说话了，道：“你给你自己挖坑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让我陪你一道殉葬？”

迟隽逸苦笑一下，指了指脑袋，说：“这儿不好了，一顺嘴就把老年痴呆说成了脑瘤。”

“我看你是赌气说的。”

迟隽逸点点头道：“就算赌气一下又怎么了，我总是得病了吧。”

“行行，你得病，你光荣！”

说完这句话，两人又陷入了沉默，姜军试探着说：“你和杨雁翎，你们两个有点不对劲。”

“我心里好乱。”迟隽逸没有理会姜军的话，“我想静一静。”

“怎么个静法？”

“你给我换个房间，我来好好思考一下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迟隽逸又苦笑一下。

“对房间有什么要求？我们这里有几间是给市领导预留的。”

“我不需要那个，我没要求，别让杨雁翎发现就行。”

“那我得把你藏好些，杨雁翎要是知道你不见了，能把整个医院掀个底朝天。”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不仅要把我藏得妥妥的，还得把我这个谎继续圆下去。”

姜军的脸拉得老长。“我勉力支撑吧。要不这样，你先到医院后面的小花园里面住，反正也不是急的病。住不住院都行，既然你没地方去了，我先收留你。小花园那里环境不错，曾经收治过‘非典’病人，现在空下来了，只要你能耐得住寂寞就行。”

迟隽逸点点头，笑容有些释然了，他端起碗，把那碗鱼汤喝进了肚子。

姜军离开了病房，迟隽逸跟在后面把脑袋伸出了门，偷偷看走廊的尽头，姜军在和杨雁翎说着什么。迟隽逸心中又起了些悲凉。

6

入院的第二天傍晚，迟隽逸搬进了医院后花园的一溜平房中。连排的屋子里只有两间住人，一间属于姜军，一间属于一个姓焦的老头儿。

这个焦老头给医院烧锅炉，全身覆着一层煤灰，不仅左肩塌着，下巴还少了一块，迟隽逸暗暗称他为阿西莫多。

白日里，小花园很平静，病人和家属鲜有人到这里，毕竟这里比病房更透着股阴森。入夜后，小花园反倒热闹起来。阿西莫多不知道从哪儿拉了根天线，竟能收到临近县城的电台。忙完一天工作，他便躺在床上边听地方戏边抽旱烟。戏曲里的哭闹吵得迟隽逸头痛欲裂，劣质烟的烟气也把迟隽逸熏得七荤八素。尽管迟隽逸心里已经把老头儿的脑袋砍掉了无数次，但却还是得在每个清晨和这个烧锅炉的邻居客客气气打招呼。他总觉得这个老头儿身上浸染着一股莫名的恐惧，让他不自觉远离。他甚至怀疑这排平房是不是曾经被用作过太平间。

他也研究过自己的房间，像一个无所事事的囚徒，试图在墙壁上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但墙壁都是被粉刷过的，除了看出一个心形的凹痕，以及凹痕两边两个模糊名字的印记，王涛和刘娜。迟隽逸摸着浅浅的印痕，想这里面是否隐藏一个“非典”隔离期间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

姜雯每天都会来小花园两趟，带一些图片卡，像教小学生一样，先让迟隽逸观察图片内容，然后收起来，问他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迟隽逸耐心配合姜雯做这些测试，当他答对的时候，他会张大嘴，姜雯问他这样做干吗。迟隽逸说大猩猩回答对问题后都有香蕉吃。迟隽逸在想办法娱乐自己。

迟隽逸还偷跑回了趟家，把画油画的那些家伙什儿全都取了过来，摆在花园一角，即便对很多事情他都提不起兴趣，但作画这事他还是不想放弃。他坐在小马扎上，看着阿西莫多在花园里劳作，迟隽逸觉得这是一幅很好的构图，老人、枯藤、红叶，还有小花，很有种凡·高油画《收谷子的人》的感觉。迟隽逸研磨好颜料，抬起画笔，~~停~~了一会儿，然后又放下，如《收谷子的人》那明艳色彩背后透出的神秘凄凉，迟隽逸不知道阿西莫多那皴裂的手掌究竟代表着生存还是死亡。

当然，迟隽逸也回避任何与杨雁翎的联系，关闭了手机，断掉了网

络，他尽可能把自己藏得不露痕迹，只让姜军在台前应付这个女人。他需要利用这段独处的时间，反思一下他和杨雁翎间的婚姻现状。他不想因为这场病而遮掩了本来就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更想冷静思考这场病会把两个人的关系带向何方。

他知道杨雁翎在找他，疯狂地寻找他。不用姜军给他反馈，迟隽逸在医院溜达时，便能看见杨雁翎挨个病房、挨个病床去检查躺在那里的人是不是自己，有好几次差点碰了个正着。杨雁翎甚至贴了寻人启事，不对，应该说是悬赏通告更合适些。她把迟隽逸的头像印在白纸上，像是一个被通缉的要犯。阿西莫多还带回来一张，问迟隽逸这照片里的人是不是他。迟隽逸不得不买两包好烟才封住了阿西莫多的嘴。

不知不觉，七天过去了，他第一次不能完全回忆起姜雯给他呈现的五个水果的名称。姜雯告诉迟隽逸，他漏掉的那个水果正是放在他手边的苹果。迟隽逸瞅了眼苹果，向扔手榴弹一样，把苹果扔进了花园中心的菜地。在地里劳作的阿西莫多皱皱眉头，把苹果揣进了自己兜里。

7

迟隽逸读姜雯给他的资料，他想了解阿尔茨海默症到底是一个什么病。他还到书店买了些相关的书。他是乘公交车去的，跃过拥挤的脑袋，他看到车厢电视正在播放的公益广告，告诉大家要善待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不要称他们为老年痴呆。一股无名火蹿了上来，迟隽逸暗暗握了握拳头。

研究的结果很不乐观，从目前来看，阿尔茨海默症似乎是单向无解的答案，他的生命只能在时间推移中加速萎缩，就像一张白纸从边缘点燃，最后整张都会化为灰烬。他问姜雯世界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有没有希望在很近的未来突破这个病症。姜雯则劝迟隽逸道：“这种和科学赛跑的心态是不明智的。”姜雯希望迟隽逸能做一些记忆练习，以此提高他进入中度阿尔茨海默症后的生活质量。迟隽逸笑笑说这只是绞刑和斩首

的区别，速度不同罢了。他说完后，丢下姜雯和画架，一个人躲进平房里，他的脸部肌肉忍不住地抽动。

他躺在床上，用牙齿撕咬枕巾一会儿，咬得腮帮都累了，然后才开始侧躺着，平复自己的情绪。他又看到那个心形凹痕，两个名字的印记也依然在那里。他很想知道这一对儿后来有没有在一块儿，又或是“非典”让他们阴阳两隔。

入夜，隔壁阿西莫多的房间又传出咿咿呀呀的唱戏声，迟隽逸没有再隐忍，他从床上跳起来，冲进他的房间吼道：“你就不能把电视声音调低点？”

阿西莫多一愣，问道：“为什么？”

“吵我睡觉！”

回答还是三个字：“凭什么？”

迟隽逸被呛得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他吼道：“因为我是病人，我要死了！”

阿西莫多眨巴眨巴眼，把电视关上了。

迟隽逸回到自己的房间，谛听着隔壁的动静。他为自己不礼貌的行为有些后悔，但是他又觉得实在是委屈，即便这种委屈不是来自于这个邻居。

不一会儿，迟隽逸听见老头吧嗒吧嗒抽旱烟的声音，烟气飘了过来，迟隽逸反倒觉得心安一些。他和着衣服，慢慢进入了梦乡。

8

次日清晨，迟隽逸醒来，他又坐到画架前。花园里没有人，只有露珠悬垂在叶尖。迟隽逸叹口气，从画架前起身，想去医院食堂弄点吃的，却见阿西莫多一手怀抱一个白布包从住院部出来，匆匆穿过花园小径，来到一辆老式的金杯面包车前。

迟隽逸走上前去，看到阿西莫多把那两个白布包放进车子后座。迟